

征稿：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來稿，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現代詩歌、古典詩詞、曲藝雜談、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勿超過千五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：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，聯絡電話。

v

古衛城裡的紅磚厝

吳崇巖

據說童話故事的開頭都千篇一律，米歇爾精靈一直都在追逐它的活火山，馴鹿拉過的雪橇會將童年再治癒一遍。但衛城的童話矮得接地氣，爬牆的壁虎趴在屋簷下，幼獵在鞦韆上伸著長長的懶腰，扭拐的阿伯推門而出。我用平面鏡去拍攝，在多以青磚青瓦為特色的古民居裡，用方磚和石頭砌成的閩南古厝就足夠治癒整個童年。

古厝形似殿宇，雕樑畫棟，被稱為「宮殿起」實至名歸。它偏要再以頂落屋架為計，再分出五架、七架和十三架的尊卑。大約是「天高皇帝遠」的緣故，又或者是下南洋推崇的「冒險犯禁」精神，閩南人身上的那股愛拼敢贏的勁，在哪個行當裡都要發揮出勢不可擋的架勢。他們對於房子的追求已經不止於別具一格的名詞，睥睨寰宇，那就把皇家專用的紅磚瓦搬過來，讓官邸和鄉紳的宅第披上相似的外表吧。

修建於清嘉慶二十一年的「大夫第」是日茂行商號的祖厝，因主人林振嵩「克襄王事」（捐助軍需）而被授封官職，功名等身高。我是在夜幕下造訪的這座古厝，門口的那對旗桿石打起了瞌睡。光色單薄，但古厝用週身多彩的色澤提醒我，不要讓描述太單薄。

我被它的高調驚豔到，古人建厝也能如此精緻，把一眾中國色發揮得恰到好處：牆面的花草浮雕不是紫，是暮山紫。對，就是一千多年前王勃在《滕王閣序》寫的「潦水盡而寒潭清，煙光凝而暮山

紫」的紫。年輕的王勃站在佈滿夕陽的山前，像煙一樣的水霧、落日餘暉的光線似乎凝固在一起，給山罩上一層薄紫色，他怦然心動，落筆而成這個「暮山紫」。底座的長條石不是白，是東方既白，蘇東坡在《赤壁賦》寫的「相與枕藉乎舟中，不知東方之既白」。那是蘇東坡和他的朋友們在船上宴飲後，次日晨看到江上微明的天空，藍濛濛透點白的顏色。護廊的欄杆用的是海天霞，「同在瀟湘吾獨返，相思頻寄海天霞」。牆面的小方磚是婉岱赭，乃宮牆之色。頂上的瓦一半是石榴裙，一半是天水碧，交錯堆疊成一字。魚型滴水獸的身是朱顏配，尾巴是青玉案，眼睛是藍采和，魚鱗則是螺子黛。「燕尾」脊的綠不是綠，是庭蕪綠，乃竹林之疊翠；

「馬背」脊的青也不是青，是魚師青，乃將雨之天色。軒房牆的磚是纏，纏是紅色，因為敬畏天地，周代貴族禮服的顏色，上衣為玄，下裳為纏。連廊下的柱是絳，絳是淺紫，孔子出於對周禮的維護，把南方絳定位正色，東方妃、南方絳、西方黛、北方玄。

我能在大夫第裡找到一百種以上的中國色，我卻不能將生香活色一一復原。我想東方韻大概真的刻在我的骨子裡吧，否則，這些色彩怎麼只靠名字就已深深撩撥了我的心。我觸到那一塊塊的煙炙磚，這些在古老柴窯中歷經淬火，草木灰落在碼疊整齊的磚縫中，窯火的高溫令其呈現暗褐色或淺紫色的紋路，出窯後又變成紅黑相間的閩南本土磚，都具象的出現在我眼

前，令我欲罷不能欲說還休，真是天涼好個秋。中堂的頂樑上懸掛著「聖旨盒」，是嘉慶六年由禮部頒布的聖旨，盒內有兩卷聖旨，每卷正、反面分別用漢、滿兩種文字撰寫：誥命日茂行林文潛之祖父攀芝公贈封「奉直大夫」，其祖母盧氏為「宜人」；誥命其父林振嵩為五品官銜「奉直大夫」，贈封其母蔡氏為「宜人」。只在小說和歷史劇才看到的聖旨，此刻活色生香的在我頭頂。無需匍匐跪臥，我近乎伸手可及，這應該是我離皇權最近的一次。連紫簾也放棄宿睡，透過瓦簷伸出頭來一探真假，白色櫻花在皎皎月光下小巧玲瓏，繡球狀馬櫻丹垂著淚，百花都想在黎明前的黑暗裡奪魁。

但我依然不得不遺憾的說，經過兩百多年的風雨洗禮，大夫第因缺乏修繕而顯得破舊。

藉著點點燈光，我能辨認高挑開闊的門庭，屋簷上精緻的白鶴與梅花鹿圖案，窗格上雕飾古雅的四季花草。黎明前的夜很靜，但我耳邊喧鬧，它們在大聲向我昭示昔日主人的身份。夜幕之下，我抬頭仰望，我相信所有的哭泣來自星星，太陽和月亮的背上並沒有減少，天上的事物啊，只有繁密的星星與天下的百姓同呼吸，傷感無聲息。

時光容易把人拋，紅了櫻桃，綠了芭蕉，日暮古厝已風光不再，門當戶對都沒了蹤跡，唯余一塊彷彿嘉慶皇帝御筆親題的牌匾懸在不符「宮殿起」美名的屋簷下。經年的石杵存著不知年月的潦水，子子在

月光掩映下沉沉浮浮。倒是院門口的三角梅開得艷麗傲嬌，全然不識人間滄海桑田的滋味。為什麼我們在博物館的玻璃櫥裡精心保存幾塊殘磚碎瓦，同時卻把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古建築遺棄得片瓦不留呢？文物保護，任重道遠。

隨著古厝群沿坡而上，我和「鶯山書院」迎面相撞。衝擊感、壓迫感撲面而來。我從低處仰視它，作為日茂家族子弟的讀書之處，「大書房」有深沉有厚重。我在書院裡聽她高談闊論關於建築工藝，談論月光佯裝成千堆雪，將外牆的文字拼磚照亮。她告訴我當初建造的考究與線條的硬朗，而我看到的，是飛簷斗拱上的彎彎彎月，是石材、紅磚和瓦礫的交錯堆疊。我在還原最本質的你，還原築牆、起厝、鋪埕的過程，還給書院以方正、古樸，但歷史卻拙實、厚重。我不想用滄桑或破敗去形容，當我讀懂大書房這部史記後，我想用浪漫去重構。原來在這座書院裡，浪漫可以很奢侈，奢侈到晚風替茂家少爺翻書頁，書上說，十一歲就開始與父經商的少年路過泰國和吉隆坡，品嚐到椰香和奶茶；奢侈到月光為我講故事，故事講了林朝素和劉瑜瑩的事跡，也講了生命與革命的融合。

如今盛景不復，昔日的書房已風燭殘年，如百歲老人般枯槁。我深知不被保護的古建築的終點只有一個，那就是死亡，空的房子會被新的主人取代，舊的貨鋪會被新的商鋪取代。每幢建築被安放在這裡本就是一場體驗，我們要接受事物的發展與更替。但我心依舊悲涼，這些紅磚厝在我的生命裡出現的時間並不長，我不會時刻去想念她，但在某些時刻，她一定會再出現在我的回憶裡。生活並不會因為某個人或某件物的離去而止步不前，但必會在某個未來的時點追憶起時，我們因為失去而感到空虛和遺憾。

永寧衛行

張耀

閩南有一座城，古老的城，永寧古衛城。永寧古衛城，顧名思義，是之前自我防衛的城池。它建於明朝洪武年，位於福建省石獅市永寧鎮。永寧衛近海，六百年來，它是東南沿海重要的海防之地。在明朝，永寧衛與天津衛、威海衛並稱三大衛城。

小東門城牆巍巍矗立著，如一本立著翻開的歷史書。書封面上刻著三個字：「永寧衛」。字好，蒼勁有力。字威，游雲驚龍。今海晏河清，小東門厚實的城門靜靜地開著。

泉州，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。古與今，這裡有許多永寧人飄洋過海，渡南洋，謀職謀生，拓文展商。後來，他們回鄉築厝建樓。厝有僑鄉情，樓有僑鄉情。老街上有一口井，名稱「半邊井」，更有僑鄉佳話。風雨靜的永寧衛，端莊柔美，柳絮才高。城中有書院，書聲琅琅。城中有南音，餘音裊裊。城中有商賈，琳琅滿目。城中有美食，色香味俱全。城中有戲台，生旦淨末丑。城中有廟祠，天地君親師。街巷曲曲折折，文化層層疊疊。

曾在小雨淅淅的天色裡，在永寧衛中走過。一條條青石小路，一條條青石街巷，被細雨輕輕地拂拭。城，如女子初醒，剛剛清水洗面，剛剛梳妝打扮好容顏。真是百般嬌好。恰若，她嫣然一笑，我剛好遇到。

明朝多風，清朝多雨，民國多風雨。魑魅魍魎數百年無數次地侵犯我東南沿海，永寧衛因此而生。城如鱉，有五門，如五行。南門金鱉，北門玉泉，西門永清，大東門海寧，小東門東瀛。東門面海，明朝抵抗倭寇侵略時，大小東門最是要緊之地。城亦如八卦，隱現陽爻陰爻。看永寧衛城圖，城誠如結構。1940年7月16日，日寇侵犯永寧，炮轟永寧衛。永寧衛城中的樓、厝、亭、廟，皆有被日寇炮火所摧毀。日寇進城，燒殺搶掠，犯下了滔天大罪。城中有迎薰樓，牆體被日寇炮火炸了一道口子，那口子如被野獸啃噬了一口似的，令人十分心疼。

而今，迎薰樓裡有一屋子歷史文化遺產，還有明代戰刀。戰刀銹跡斑斑，刀口缺缺卷卷。這讓人看到了永寧兒女不屈不撓的氣節。

斗轉星移，八十個春秋過去了。迎薰樓依舊傲然屹立，那道傷口，依然在。時光荏苒，六百多年過去了。那些戰刀，也依然在。這是歷史的天空下的歷史的記憶。今日再看，永寧的一草一木如故，永寧的一磚一瓦如故。雖然我們之前淋過雨，但我們從沒有迷失自己。

文藝副刊



泉州筍獅：新春鼓點裡的山海武魂

李毅鵬

泉州的年，是被海風吹濃的，是被鑼鼓敲醒的，更是被祠堂前騰挪的獅影焐熱的。在泉州，新春的熱鬧從不是單一的煙火氣，那聲閩南話裡氣音迸發的「筍（tai）」，帶著刮殺的蕭颯，裹著南少林的拳風，讓筍獅成為這座古城春節最具筋骨的民俗符號。它從明末清初的山海烽煙中走來，以舞為形，以武為骨，在一代又一代泉州人的鼓點裡，把保家衛國的初心、山海相融的性情，舞成了新春裡最動人的文化長卷。

舞獅分南北，更有文武之別。江南文獅弄巧，舔毛打滾、憨態可掬，是市井巷陌的溫柔熱鬧；而泉州筍獅，生來便帶著山海賦予的剛勁。這「筍」字，文讀zhōng，閩南話音念tai，單是出口，便有一股凜凜之氣，即便是溫婉的閩南女子念來，也藏著幾分不折的韌勁。它不是簡單的舞獅，而是「鬥殺獅子」，是南少林武術與民間舞蹈的完美交融，是泉州人刻在骨血裡的尚武精神，在新春佳節裡的極致綻放。

泉州筍獅的根，深紮在明末清初的山

海風雲裡。彼時閩南沿海倭寇肆虐，平靜的漁耕生活被鐵蹄打破，泉州百姓沒有退縮，紛紛立武館、練五祖拳，以農家器械為

冬臨永寧

賴瑞禹

日前，往永寧采風。

我們一行先是跨入鶯山書院的院子，雙曲的門廊封著生銹的鐵條。說是學堂，備感親切，原來這裡辦過女子學堂，台灣著名學者李亦園的母親林朝素在此任過校長。說話間，踅進一處官第，門楣掛「直奉大夫」、「中憲大夫」及嘉慶賜筆「日茂」匾額，可知門第殊耀。門柱冠頭聯語「日曜隆昌帝德乾坤廣，茂懸顯皇恩雨露深」，雋永有味。

出了日茂堂，我們拐入一道巷子，拜謁董雲閣故居：雙翼二層八角樓，水泥結構，十分氣派。董雲閣祖輩下南洋謀生，發財起厝，兒儕得以讀書，他在廈門撕毀往菲「大字」毅然參加革命，在大劇院人海中被慈母發現，母子悄悄回到永寧，長輩為他張羅婚事。新婚不多天又應調出發，無奈新娘不能同往，不承想一別成了永訣。1932年，這位年僅24歲的中共福建省委書幹，因叛徒出賣而英勇就義。如今故居成了愛國教育基地。又拐進一處番仔樓「平耀會」，門廊嵌以石質的浮雕字碑。站在樓前，欣賞永寧詩家蔡梅舫撰的深含人生哲理楹聯，如「凡事總求過得去，此心先要放心來」，「炎涼看透心常逸，淡泊能安趣自佳」，聯語表明主人鄭尊良為人處世的心志。抗戰時為解家鄉百姓燃眉之急，永寧旅居菲律賓的華僑捐資購糧然後運至故鄉，平耀給永寧人，永寧有仁愛正義之心的商人組成平耀會，以平價把糧食出售給家鄉人，地址就設於這座番仔樓裡。

走進老街，只見街邊一溜兒遺跡：咱厝埕，中開坊，迓春暉，水泥坊，半邊井，干厝巷，大都是洋灰築成的。千米長的街，一磚一石，堆起各具匠心的商居，鑄就了時代的風采。那磚石，多是外地運來，牆體廊柱，砌工精緻，其氣派融貫主人的意圖。

巷子鋪砌不規整的石板，車來人往，不曾冷寂過。稍寬的巷子兩邊飄著蔥油香氣，特色裸品葷餅、搾棗、花糕、三合面吸引人眼球，廚物器具整齊潔凈，賞眼悅目，店主的心境也朗朗晴朗。除了古老的宅院外，大多老屋主人逢年過節會回來灑掃。更多的舊居改建了，正是這一些有根系的人家，這些有鄉愁的遊子，才焐熱了這座衛城。

半天穿越六百年的時空，從城外繁華的新街拐入，漫步老街，從東城門走出。當晚拿到一本文史資料《鰲城稽古》，上有鰲城史話、永寧往事、古跡名勝、古厝洋樓等幾個板塊，有關於永寧老城風物的描敘。讀此文集，永寧文史方知一二。永寧，寄意永遠安寧，新中國建立後真的名副其實，國家強，地安寧。從這裡走出去的人過海漂洋，在住賜地的建築與永寧相仿，廳堂懸掛的匾額也寫著「鰲波東注」之類的字，與出發地有著較深的淵源，昭示下輩毋忘本源。在南洋，在隔海相望的台澎金馬，保留歷史印跡、名人春秋以及民俗風物、街坊掌故，多麼令人感慨啊！

移步鎮海石公園，只見一塊天然磐石疊在巨岩上，相抵處鏤空，海風吹來，似有所動。正面書以「鎮海石」三個大字，是余大猷的墨寶。傳說余將軍埋伏於此，一聲令下，官兵奮起，以迅雷之勢撲向敵陣，砍殺倭寇二百多人，大獲全勝，贏得數百年的安寧。

一溜煙，到達後桿柄村空落的楊家大院。大樓外觀相當堂皇，兩座三層八角樓以長長的迴廊軒榭連通，進入一看，又是挨挨擠擠三層，樓梯內留外掛。據說房子一百七十餘間，足住二、三百人。建造者的初衷是聚族而居，大院有個蘊意深深的名字，叫「六也樓」。「六也」是「六爺」的諧音，寓意大樓的創建者楊邦俊的父輩六個兄弟。這個名稱來源於《中庸》中的「天地之道，博也，厚也，高也，明也，悠也，久也」。

依依離開楊家大院時，見著樓廊沿口舉著燈盞似的一桿花，照了AI軟件，顯出「胡蘭」。此種花，這般堅韌，忍了長時間無雨的乾渴，靠著塵埃的養分，卻開得爛漫。人生在世，當如此花，不能擇地而生，只要能存活，不管土質、季節，心向陽光，總有綻放的時候。